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 DANCE KID



虎豹小霸王

〔美〕威廉姆·高德曼／著 张侃侃／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虎豹小霸王

〔美〕

威廉姆·高德曼 著

张侃侃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豹小霸王 / (美) 威廉姆·高德曼(William Goldman) 著; 张侃侃译.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12
书名原文: William Goldman: Four Screenplays with Essays
ISBN 978-7-5192-2061-7

I. ①虎… II. ①威… ②张…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美国—现代 IV. ①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646号

WILLIAM GOLDMAN: FOUR SCREENPLAYS WITH ESSAYS

BY WILLIAM GOLDMAN

Copyright: ©

1. 2001 BY WILLIAM GOLDMAN

2. New Material Copyrighted 1995 by William Goldman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 Copyright 1969 by William Goldman.

Distributed by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Lecker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虎豹小霸王
HUBAO XIAO BAWANG

著 者 [美]威廉姆·高德曼
译 者 张侃侃
策划编辑 霍雨佳
责任编辑 霍雨佳 陈俞蓓
装帧设计 田 儿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4-3595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061-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虎豹小霸王

导 演 乔治·罗伊·希尔

制 片 约翰·福曼

保罗·莫纳什

摄 影 康拉德·霍尔

剪 辑 约翰·霍华德

理查德·梅耶

艺术指导 杰克·马丁·史密斯

菲利普·杰弗里斯

配 乐 伯特·巴卡拉克

原创剧本 威廉姆·高德曼

对于我来说，这始终是他们的故事。

这两个家伙长年累月地在不同的国家和大陆结伴旅行，最终落难，在玻利维亚被强力制服。但他们做到了F.斯科特所说的“你做不到的事儿”，那就是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并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当他们倒下时，他们再度化为传说。

我第一次读到他们的故事时就被打动了，以后也总是如此。这个故事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最令我满意的地方在于，我认定的那段精彩的叙事恰恰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叫作故事感认同。

在最终的、核心的、重要的层面上，电影只关乎故事。

这并不是说比起《第七封印》我更爱《虎胆龙威》，但你最好别太在意骑士的冒险和他与死神的棋局，最好期待他的胜利、最好浸入他的旅程。的确，威尔斯^①对凯恩的素材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处理，但《公民凯恩》首先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① 奥逊·威尔斯（1915—1985），美国著名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是美国电影史上一位罕见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电影天才。

电影必须讲述具有吸引力的故事，否则将难以留在观众心中。斯坦利·库布里克曾说道：“好故事即奇迹。”他的好故事是指：可能是带有有趣开头的某样东西，沿着逻辑发展，然后升至一个使人满意而惊讶的高潮。

你可知道那有多难？

足以让我们这些以讲故事为生之人抓狂。人生中大概有那么一次，或两到三次，我们得以脱离困境，对自己的素材游刃有余，用不着为了减少失误而苦苦祈祷。我们希望噱头有效，读者不要转身离去。我们害怕受到嘲讽与奚落。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曾两次摆脱上述苦境——写《虎豹小霸王》和《公主新娘》的时候。你得明白，我可没说自己万无一失。我也没给它们任何一部贴金——我不会给自己的任何作品贴金。然而，对于这两部剧本，我才不管你们怎么想，它们是我的。

说回《虎豹小霸王》，关于主人公布奇·卡西迪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他年轻时被囚于怀俄明州监狱的故事。布奇提出假释，狱长同他见面然后对他说：“如果你承诺金盆洗手，我就帮你假释。”布奇想了一会儿后说道：“我做不到。”静默中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跟你定个协议——如果你放我出去的话，我发誓我永不再在怀俄明犯事。”

狱长同意了。

布奇再也没在怀俄明抢过钱。

这可能是至今为止，我碰到过的最佳人物介绍了。这些年来，当我研究素材并阅读我能读到的一切时，我知道这就是我们邂逅布奇的方式。这种基点是你在素材中蹒跚而行、并试着抓住最理想的叙事方式时非常重要的。几乎占去半个小时银幕时间的追逐戏，只有我写得出来，因为我做了大量的人物背景调查。例如，我就是知道日舞小子不会游泳，根据我的阅读，这符合那个年代许多西部人物的特征。要知道，在写作时建立自信是我生命中每一天面对的最艰难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得到了这个关于狱长的奇妙轶事。

这段故事没在电影中出现。（它出现在《虎豹小霸王》前传，阿兰·邦斯编剧、理查德·莱斯特执导的《早年间》。我建议你看看这部不错的片子。我知道你还没看过它，因为它发行时压根没人看过。）

这段故事可以在前传里起到作用是因为，前传中的人物还都是孩子。但我不能用它，因其偏离主线。我所写的电影是有关这两个传奇在另一个国家再次变成传奇的故事。我没时间逮捕、关押布奇，接着给他假释。我也没有时间刻画一个对连任嗤之以鼻的狱长来解救他在任期间最出名的罪犯。也许你能找出加入这段的办法，我的确心有余而力不足。福克纳一语中的：写作时，你必须删去所有心仪之物。我不确

定自己是否对此完全认同，但我深信：你最好愿意这么做。

*

简单说一下下面的内容。

标准的剧本形式不仅无法阅读，而且情况更糟，它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些阻挡我们的视线、破坏任何叙事流体验机会的大写字母和数字，都与写作无关。它们是为电影实际创作阶段的技术人员所写的，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当天拍摄的是哪一场。“大伙注意啦，我们今天早上拍104号、106号和109号镜头。”我从不用它们，而且讨厌它们，总是如此。

我尽量试着使我的剧本成为一种可读的体验，出于一个善意而贪婪的目的——我希望掌握着拍摄大权的制片人在看完剧本后会说：“嘿，我可以靠它赚钱。”

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自己写的电影可以投拍。必须得有人喜欢剧本，投拍才有可能。制片人每周要看无数个剧本，如果不能使他尝试并享受阅读，那我可真够傻的。

剧本、十四行诗、表演和史诗均是有限的形式，与小说不同。我们无法信马由缰，我们有长度限制，我们要注重时效。如果我们试着讨论哲学，剧场早空了。事实上，任何对话都是使我们无法前进的嫌犯。

如果一个角色要长篇大论地告诉我们他是谁，或只是站在那里滔滔不绝，没几个观众愿意坐在剧场里聆听。我们也

不会。我们可以买点爆米花、尿个尿、打个盹儿、聊聊天、走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但有件事儿我们不会做，那就是听着（角色唠叨）。

如今往老套路里添新料越来越难，而这正是编剧的主要工作。我们尽量巧妙地、满怀希望地去做。但是该死的观众正盯着我们呢。现在的年轻人每年看的片子比我那代人在二十岁之前看的还要多——通过剧场、录像带和电视机。我们今天的观众比以往的观众更了解自己的选择形式。一部伟大的早期电影巨制拍的就是老牛吃草。我觉得放在今天派拉蒙先生绝对不会投拍。作为编剧，我们的职责就是提供惊喜。

这是《虎豹小霸王》剧本中的一个片段。结尾时，两位主人公身陷绝境，弹药空虚。布奇不得不在日舞小子的掩护下跑去获取弹药。他们被一大帮朝他们开火的玻利维亚警察包围。

切入

布奇，疾行，再次俯身，接着起身。落在他身旁的子弹都打偏了。

切入

日舞小子，左右躲闪，继续射击。

切入

几个警察，跳到墙后自卫。

切入

布奇，现在艰难地移动着，躲闪着，俯身，再次起身。

切入

日舞小子，扔掉一支枪，从他的枪套中抓出另一支，上膛开火。

切入

两个警察受伤倒地。

切入

布奇，用身体在空中划出一条曲线，然后又一次俯身前进。

切入

日舞小子，左右躲闪，但你不知道他将转向何处。

切入

警长诅咒着，竭力跳到墙后自卫。

切入

布奇，冲向骡子，从近处的骡子身上抓取弹药。

切入

日舞小子，扔掉第二支枪，伸进他的枪套拿第三支枪，继续移动开火。

切入

布奇，这会儿他拿到了弹药。

切入

另一个警察，尖叫着倒下。

切入

布奇，搂着弹药，自骡群间跑出，警察依然无法靠近

他。这会儿骡子在布奇身后，他跑啊，冲啊，冲出重围。

切入

警长，对发生的一切骂骂咧咧。

切入

日舞小子，比以往更加快速地左右开火。

切入

布奇，躲闪奔突，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身体，他跌倒并躺在那里，血流如注。

切入

日舞小子，跑向布奇。

切入

所有警察，这会儿都从墙后面站起来射击。

切入

日舞小子，倒下。

你可以说这不是莎士比亚风格，我同意。你也可以指摘它的许多平庸之处，或许我也同意。但我得说有一件事儿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

这是一句话。

二十个镜头。

三百个词汇。

我为什么那么做？（我并非有意为之。我总这样，顺其自然而非有意为之。就是感觉不错，我跟着感觉走。写小说也一样。或许我有些放纵自己了，但就是这样。）

瞧，那是个有名的动作场景。我写的时候它还不是有名的场景。这是我人生第一部电影脚本。我初涉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那是我的故事的巅峰。这么多年来研究，以及找出故事样貌的所有尝试，都在那汇成顶点。我杀了我的英雄——天呐！我不想你走神儿。

当我写剧本而不是别的什么的时候，我想要的是：控制你的眼睛。

现在已经有不少神化作家的倾向。我发现这对于小说、戏剧或是诗都是正确而恰当的，但在电影中纯属无稽之谈。我以前写过这句话，这是真的。所以请将它刻在你的眼皮上，记着它，在你下次看到导演在《纽约时报》表现出严肃的样子或明星在《优秀校园运动员》上装可爱时，你都

要记住这句话：电影是一项集体创作。

《虎豹小霸王》的自行车场景即为一例。

我写了这一幕。早期的草稿、后继的剧本以及成片中，布奇用自行车载了艾塔一程。我也有了视觉概念：他们骑车穿越一个“鬼镇”，我们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歇地在空荡的商店橱窗里看见他们的镜像。

乔治·希尔读罢便爱上它了，拿着它狂奔。他得到了真正出色的概念——自行车场景不仅要音乐化，而且应该是一首具体的歌。这很少出现在我先前的戏剧知识里，更别提在西部片里了。希尔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专业，对这一领域非常熟悉。他不但知道上述场景应该是一支歌，而且知道它捕捉到的具体曲目：格什温的《独自等待》。

他告诉伯特·巴卡拉克和哈尔·大卫他的要求。他们提出了《雨滴在我头顶落不停》。这首歌饱含着和格什温作品一样的律动和感觉。

那是电影中的关键时刻——歌曲一举成名，位居全国榜单第一。祝贺巴卡拉克和大卫。康拉德·霍尔赋予场景感伤的氛围。恭喜他。这段情节让演员在其中尽情享受。恭喜纽曼和罗斯。恭喜表现出色的剪辑师。恭喜艺术指导以及提供音乐概念的希尔。更别提我了，恭喜我可以构思出整个故事。我的概念有效吗？我想是的。我的概念会像最终版本那

样令人难忘吗？我不这么认为。

当你看到电影中的精彩瞬间时，别说别的，除了“恭喜你们所有人，你们赋予我快乐”。

这就是我们努力尝试的……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

*

最后两个关于布奇的故事。几年前我和好些编剧一起去俄罗斯，对于我们中许多人来说，旅行的高潮是我们受邀去某个朋友府上拜访，围坐着品伏特加，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编剧聊天。某晚我们几个人——我想说其他人是约翰·尚利和拉里·卡斯丹——在房间里与我们的同辈聊天。突然有个人看着我，你得知道——这些从前生活在苏联的人个个都是影迷。当然，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们无法看到我们的电影，只有苏共高层才看得到。但怪就怪在这了：黑暗中电影胶片被偷偷地运出，在午夜的临时地下市场放映，第二天一早胶片又被悄悄地送回。

那个人看着我说道：“高德曼，我看见了，我用我的眼睛看见了。”说着他用食指指着眼睛，“我看见一个人为了看《虎豹小霸王》用自行车抵了电影票。”

我说了些标准的自嘲之言，但其实我早已飘飘然。我记得我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然而从那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事情确实如此。我想那可能是辆旧自行车。可在彼时彼地

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满是裂痕的社会一辆自行车简直价比黄金。

最后我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对自己讲的故事分外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手中将持有何物。

最后一个布奇的故事。有天晚上我独自在我最爱的法式餐厅瓜东泽酒馆看着尼克斯赛事吃饭，这时一位侍者走了过来。这里的员工大多数是年轻的作家和演员。这哥们儿说他刚刚看过电影《公主新娘》，他表达了自己有多么喜欢这部片子。当然我很开心，我谢过他，说这部是我参与过的所有影片中最得意的两部之一，另一部就是《虎豹小霸王》。他好像在看着我。

“布奇，”我重复道，“布奇·卡西迪。”

唯有玻璃器皿叮当作响。

“《虎豹小霸王》，一个西部片。”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那一部。”

愣了一下之后，我意识到他没理由知道那部电影——电影出来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我们只是短暂地潜入人们的记忆——没人能在那儿扎根。每一部电影，无论最初是怎样被接受的，它都只是银幕之上的昙花一现。啊，我们所有人都是……

